

呻吟广贤文语

总顾问

季羡林
启功



全譯
插圖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呻吟语 增广贤文

主编 柴剑虹 李肇翔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处世类/柴剑虹，李肇翔主编。—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1.2

ISBN 7-80114-588-7

I. 中… II. ①柴… ②李… III. ①古籍－汇编－中国
②人间关系－古籍－汇编－中国 IV. Z12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76 号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总顾问：季羡林 启 功

主编：柴剑虹 李肇翔

责任编辑：刘小曼 李 克

总策划：崔钟雷 赵玉君

封面设计：李 杰 金 明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22 800 千字

印张：11.16

印数：3 000 套

版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书号：ISBN 7-80114-588-7/1·110 全套定价：1368.00 元(全套 76 本)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呻吟语

明·吕坤 著



目 录

卷一	
性命	1
存心	10
伦理	38
谈道	57
卷二	
修身	90
问学	135
卷三	
应务	157
养生	206
卷四	
天地	210
世运	232
圣贤	237
品藻	259
卷五	
治道	288
卷六	
人情	360
物理	375
广谕	380
词章	400



卷一

性命

【原文】

1·1 正命者，完却正理，全却初气，未尝以我害之。虽桎梏而死，不害其为正命。若初气凿丧，正理不完，即正寝告终，恐非正命也。

【译文】

能按照正理完成人生使命而死的人，完满地保持了正理，保持了人生之初的元气。正理和元气没有因我而受到损害，这样，虽然被囚禁而死，也可以称作正命。如果最初禀受的元气流失了，正理不完备，即使能寿终正寝，恐怕也不能称作正命。

【原文】

1·2 德性以收敛沉着为第一。收敛沉着中，又以精明平易为第一。大段收敛沉着人，怕含糊，怕深险，浅浮子虽光明洞达，非蓄德之器也。

【译文】

德性以收敛沉着为第一，收敛沉着中，又以精明平易为第一。一般来说，收敛沉着的人怕含糊，怕深险。浅浮的人看上去虽然光明洞达，并非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原文】

1·3 或问：“人将死，而见鬼神，真邪、幻邪？”曰：“人寤则为真见。梦则为妄见，魂游而不附体，故随所之而见物。此外妄也。神与心离合而不安定，故随所交而成景。此内妄也。故至人无梦，愚人无梦，无妄念也。人之将死如梦然，魂飞扬而神乱于目，气浮散而邪客于心。故所见皆妄，非真有也。或有将死，而见人拘系者，尤妄也。异端之语，入人骨髓，将死而惧，故常若有见。若死必有召之者，则牛羊蚊蚁之死，果亦有召之者耶？大抵草木之生枯，土石之凝散，人与众动之死生，始终有无，只是一理，更无他说。万一有之，亦怪异也。”

【译文】

有人问：人将要死亡时，说见到了鬼神，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呢？我回答说：人醒着的时候看见的叫真见，梦中见到的是妄见。人将要死时，魂魄飘游而不附体，魂魄飘游时见到物，这叫做外妄。神与心分离会合不能安定，心神相交时出现的景象，叫做内妄。因此，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没有梦，愚蠢的人没有梦，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妄念。人将要死时，就如同做梦一样，魂魄飞扬且目光散乱无神，正气浮散且邪气归入内心，因此看见的都是虚妄的，不是实有的。还有将死的人看见有人来拘系他，这就更是虚妄的了。一些歪门邪道神神鬼鬼的话，深深印在人的脑海，将死时感到恐惧，所以好像若有所见。假如死时必然有东西来招的话，那么牛羊蚊蚁的死，果然也有来招的吗？大致说来，草木的生长枯死，土石的凝结散开，人与各种动物的生死、始终、有无，都是同一个道理，没有其他的说法，即使有的话，也是怪异的说法。

【原文】

1·4 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

【译文】

气无终尽的时候，形体没有不毁灭的道理。

【原文】

1·5 真机真味要含蓄，休点破。其妙无穷。不可言谕。所以圣人无言，一犯口颊，穷年说不尽，又离披浇漓，无一些咀嚼处矣。

**【译文】**

体会到真机和真味要含蓄，不要轻易点破。其中的奥妙是无穷无尽的，不需明说。所以圣人从不夸夸其谈。有的一旦说起来，就没有休止，而且零乱轻浮，没有任何耐人寻味之处。

【原文】

1·6 性分不可使亏欠，故其取数也常多。曰穷理，曰尽性，曰达天，曰入神，曰致广大，极高明。情欲不可使赢余，故其取数也常少。曰谨言，曰慎行，曰约己，曰清心，曰节饮食，寡嗜欲。

【译文】

人的本性是不能有缺陷的。因此，它的表现形式通常は多种多样的。所以有穷理、尽性、达天、入神、致广大、极高明的说法。人的情欲不能过分地扩大，它的表现形式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因而应谨言、慎行、约己、清心、少饮食、少嗜欲。

【原文】

1·7 深沉厚道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辨，是第三等资质。

【译文】

深沉厚道是第一等天赋，磊落豪放是第二等天赋，聪明灵巧是第三等天赋。

【原文】

1·8 六合原是个情世界，故万物以之相苦乐。而至人圣人不与焉。

【译文】

天地间是一个有感情的世界。因而，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因情而有痛苦和欢乐。然而，那些品德高尚的上人和圣人是不包括在内的。

【原文】

1·9 凡人光明博大，浑厚含蓄，是天地之气；温煦和平，是阳春之气；宽纵任物，是长夏之气；严凝敛约，喜刑好杀，是秋之气；深藏固啬，是冬之气；暴怒是震雷之气；狂肆是疾风之气；昏惑是霾雾之气；隐恨留连，是积阴之气；从容温润，是和风甘雨之气；聪明洞达，是青天朗月之



呻吟语

气。有所锺者，必有所似。

【译文】

人的气质光明博大，深厚含蓄，这是禀受了天地之气；温煦和平，这是禀受了阳春之气；宽容随和，这是禀受了夏天之气；严凝敛约、喜刑好杀，这是禀受了秋天之气；深藏固吝，这是禀受了严冬之气。暴怒是禀受了震雷之气，狂肆是禀受了疾风之气，昏惑是禀受了霾雾之气，隐恨留连是禀受了积阴之气，从容温润是禀受了和风甘雨之气，聪明洞达是禀受了青天朗月之气。禀受了什么气，必然表现出相似的气质。

【原文】

1·10 先天之气发泄处，不过毫厘。后天之气扩充之，必极分量。其实分量极处，原是毫厘中有底，若毫厘中，合下原无，便是一些增不去。万物之形色才情，种种可验也。

【译文】

人先天禀受的气质，可以发扬拓展的不过只有毫厘，但经过后天的修养扩充却能达到至高至上的境地。其实，修养扩充到至高至上境地的气质原来就存在那只有毫厘大小的中间，如果毫厘中原来一点也没有，就丝毫也不能增加。万物的形、色、才、情，各个方面都可以验证这个道理。

【原文】

1·11 蜗藏于壳，烈日经年而不枯。必有所以不枯者在也。此之谓以神用先天造物命脉处。

【译文】

蜗牛的肉体藏在它的硬壳之中，长年在烈日下曝晒也不会干枯，其中必定有不干枯的原因。这就是天地间造物主在创造万物时的神奇之处。

【原文】

1·12 兰以火而香，亦以火而灭。膏以火而明，亦以火而竭。炮以火而声，亦以火而泄。阴者，所以存也；阳者，所以亡也，岂独声色气味然哉！世知郁者之为足，是谓万年之烛。

**【译文】**

兰香因火的点燃而发出香气，也因火的燃烧而消尽；灯油因用火点燃而发光，也因火的燃烧而耗竭；炮因火的点燃而发声，也因火的点燃而散歇。隐忍而不表露就能够存在，表露而不隐藏就要灭亡，哪里只有声、色、气、味是这个道理呢！世人知道蕴结不发就能永远充实满足，可以称之为万年之烛。

【原文】

1·13 火性发扬，水性流动，木性条畅，金性坚刚，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译文】

火的本性是旺盛散发，水的本性是流动变化，木的本性是条理有序，金的本性是坚硬刚直，土的本性是稳重厚实。世间生存的万物，皆是如此。

【原文】

1·14 一则见性，两则生情。人未有偶而能静者，物未有偶而无声者。

【译文】

纯一则能见到事物的本性，不纯就会生情。人没有在两人相对时能保持静的状态的，物没有在两物相撞时不发出声音的。

【原文】

1·15 声无形色，寄之于器，火无体质，寄之于薪，色无著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无体而用不穷。

【译文】

声音有无形无色，它依靠器物发出声音。火无体无质，它依靠木柴燃烧。色无着落，它寄之于草木之中。所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只有火没有形体，因而用之不尽。

【原文】

1·16 人之念头，与气血同为消长。四十以前是个进心，识见未定，而敢于有为。四十以后，是个定心，识见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后，是个退心，见识虽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



呻吟语

古者四十仕，六七十致仕，盖审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缩不任事，厌厌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动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见事风生之少年为任事，以念头灰冷之衰夫为老成，则误矣。邓禹沉毅，马援矍铄，古诚有之，岂多得哉！

【译文】

人的思想是随着气血的消长而消长的。四十岁以前有奋发进取之心，经验不足，见识不广，但敢想敢干。四十岁以后思想就定型了，见多识广，遇事会三思而后行。到六十岁以后渐渐有消极情绪，虽然经验丰富，认识问题深刻，但却精力不足，力不从心。这是一般情况，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古时候，人到四十岁才入仕做官，六七十岁告老辞官归里，就是基于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年轻人意志消沉，畏缩不前，如同老年人一样，也有些老年人身体衰弱，性情狂躁，喜动好事，这都是有违常理的。若是看到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断言他一定能担负重任，或是把什么念头都没有的老人当成是老成持重，那就错了！像邓禹那样既年轻又沉稳，像马援那样虽在暮年，却壮心不已的人，古时候虽然有过，但毕竟是少数。

【原文】

1·17 命本在天，君子之命在我，小人之命亦在我。君子以义处命，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命不足道也。小人以欲犯命，不可得而必欲得之，命不肯受也。但君子谓命在我，得天命之本然。小人谓命在我，幸气数之或然。是以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心常劳。

【译文】

人的命本来是上天注定的，但君子的命在于自己掌握，小人的命也在于自己掌握。君子以义处命，不是用正义的方法得来的就不处，而命的好坏并不放在心上。小人用自己的欲望去违犯上天决定的命运，不能得到的也一定要努力得到，不肯接受上天的决定。但所说的君子命在于自己掌握，是说他得到的命和上天赋予的是相同的；而所说的小人的命在于自己掌握，是希图上天能偶尔改变原定的命运。因此，君子的内心常常是安定的，小人的内心常常是劳累的。

**【原文】**

1·18 性者，理、气之总名。无不善之理，无皆善之气。论性善者，纯以理言也，论性恶与善恶混者，兼气而言也。故经传言性，各各不同，惟孔子无病。

【译文】

性，是理和气的总称，没有不善的理，也没有全是善的气。说性善，这是单纯从理这方面说的；说性恶或善恶相混，这是从理、气两方面兼说的。所以儒家的经典和传注谈到性时，见解都不相同，惟有孔子的论述没有毛病。

【原文】

1·19 气、习，学者之二障也。仁者与义者相非，礼者与信者相左，皆气质障也。高髻而笑低髽，长裾而讥短袂，皆习见障也。大道明率，天下气质而归之，即不能归，不敢以所偏者病人矣。王制一齐，天下趋向而同之，即不能同，不敢以所狃者病人矣。哀哉！兹谁任之。

【译文】

气质和习见，是学者的二大障碍。仁和义相互抵触，礼和信相互背离，这都是气质形成的障碍。梳高发髻的人讥笑梳两个低发髻的人，穿长衣的人讥笑穿短衣的人，这都是习见造成的障碍。大道昌明，普天下的气质都会归向大道，即使不能归，也不能以偏离大道的东西来责备别人。成就王业的制度统一，天下的趋向就能一致，即使不一致，也不能以偏离王制的东西去责备别人。可悲啊！大道明、王制一这样的重任谁来担当呢？

【原文】

1·20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发肤还父母之初，无些毁伤，亲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归之。心性还天之初，无些缺欠，天之孝子也。

【译文】

父母健全生出的儿女全都像父母，头发皮肤给父母之初一样，没有任何毁伤，这是双亲的孝子。上帝创造的人，全部交还给予天，心性还天之初，没有任何缺失，这才是天的孝子。



【原文】

1·21 虞廷不专言性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或曰：“人心非性。”曰非性可矣，亦是阴阳五行化生否？《六经》不专言性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又曰：“天生蒸民有欲，无主乃乱。”孔子不专言性善，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才说相近，便不是一个。相近从相近起脚。子思不专言性善，曰：修道之谓教，性皆善矣，道胡可修？孟子不专言性善，曰：“声色臭味安佚性也。”或曰：“这性是好性”。曰好性如何，君子不谓。又曰：“动心忍性。善性岂可忍乎？犬之性，牛之性，岂非性乎？犬牛之性，亦仁义礼智信之性乎？细推之，犬之性犹犬之性，牛之性犹牛之性乎。周茂叔不专言性善，曰：“五性相感，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又曰：“几善恶。”程伯淳不专言性善，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大抵言性善者，主义理，而不言气质。盖自孟子之折诸家始，后来诸儒遂主此说，而不敢异同，是未观于天地万物之情也。义理固是天赋，气质亦岂人为！无论众人，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岂是一样气质哉？愚僭为之说曰：“义理之性，有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气质亦天命于人，而与生俱生者，不谓之性可乎。”程子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将性气分作两项，便不透彻。”张子以善为天地之性，清烛纯驳为气质之性，似觉支离。其实天地只是一个气，理在气之中，赋于万物。方以性言，故性字从生从心，言有生之心也，设使没有气质，只是一个德性，人人都是生知圣人，千古圣贤，千言万语，教化刑名，都是多了的。何所苦而如此乎？这都是降伏气质，扶持德性，立案于此，俟千百世之后驳之。

【译文】

虞廷不专门讲性善，《尚书》中说：“人心是很危险的，道心是很微妙的。”又说：“人心不是天性。”我认为说不是天性是可以的，可也是阴阳五行化生的吗？《六经》不专门讲性善，说：“只有上天，降善于下民，使人才有常性。”又说：“天生众民，有个人的欲望，没有君王就会出现乱子。孔子不专门讲性善，说：“继承而来的就是善良，使之具体化就成为个性。”又说：“人的性相近似，只有上智与下愚的人不能改变。所谓相



近，便不是一个模式。相远是从相近开始的。子思不专门讲性善，说：“修道叫做教，性都是善的。还修什么道呢？”孟子不专门讲性，说：“声音颜色臭味安逸，亦是性吗？”有人说：“这性是好性。”至于说好性如何，君子未说。孟子又说：“动心忍性。”善心怎么能可忍呢？狗性、牛性，岂不是天性？那么，犬和牛的性，是否也是仁义礼智信之性呢？仔细推究，狗的性犹狗的性，牛的性犹牛的性，与人不同。周叔茂不专门讲性善，说：“五性相互感应而分为善和恶，万事由此而产生。”又说：“善恶差别很小”。程伯淳不专门讲性善，说：“恶亦不能不说天性。”大概讲性善的人，主义理的，强调天性中合乎礼的东西，而不讲气质。从孟子折中各家主张开始，后来的一些儒家，遂采用这一说法。并且不敢提出异议。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观察天地万物的性。义理固然是天赋的，气质亦不是人为的。无论众人，即便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也不是一样的气质。我认为：“义理之性，有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气质亦是天赋予人的。是与人生而同生的。不叫做天性叫什么呢？把天性和本能分为两项，便不清晰透彻。”张载认为性是天地的性，清浊纯杂是气质的性，似乎支离破碎。实际上，天地只是一个气，理是在气中，赋予给了万物，才有性的学说。所以性字从生从心。说的是有生命的人才有心性。假使没有气质，只是一个德性，人人都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千古以来的圣贤，千言万语，教化刑法律令，都是多余的，为什么还要如何呢？这都是为了降伏气质，扶持德性，今罗列诸说于此，可待日后千百世人来评说。

【原文】

1·22 性一母而五子。五性者一性之子也。情者五性之子也。一性静，静者阴，五性动，动者阳，性本浑沦，至静不动，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矣。此一性之说也。

【译文】

人的本性有一个本源，有仁义礼智信五种表现形式，犹如一个母亲生有五个儿子一样。所谓五性是由人的本性派生出来的。情感又由五性产生。人的本性虚静，属于阴性。五性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属于阳性。人的本性本来混沌不清，处在极静状态，没有动的表现，所以人生



呻吟语

来喜欢虚静。这也是人的天性。一说到具体的性，就离开了人性。这只是对人的本性的看法。

【原文】

1·23 宋儒有功于孟子，只是补出个气质之性来，省多少口吻。

【译文】

宋代的儒家对于孟子的研究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增添了一个气质之性，这样就减少了许许多多的是非之争。

存 心

【原文】

1·24 心要如天平秤物时，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时，即悬空在此，只凭静虚中正，何等自在。

【译文】

人心犹如一个天平。天平在秤量物体的时候，物体忙个不停，而它却安然自在。物体离开之后，天平仍然空放在那里。所以万物处在静止状态下，是多么的自由自在。

【原文】

1·25 收放心休要如追放豚，既入笠了，便要使他从容闲畅？无拘迫懊恼之状。若恨他难收，一向束缚在此，与放失同。何者？同归于无得也。故再放便奔逸不可收拾。君子之心，如习鹰驯雉，搏击飞腾，主人略不防闲，及上臂归庭，却恁忘机自得，略不惊畏。

【译文】

收敛放开的心，不能像追赶放出的猪一样，既然已入笼中，就应让它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拘束。如果怕它跑掉难以追回，一直关在笼里死死地束缚住，就如同放出而失去一样，为什么呢？同样都是没有所获。因此，再放开就会奔腾而去，无法收回。君子的心，就好像习鹰驯雉那样，放它出去飞腾时，主人用不着再行提防，直至鹰落到臂上。雉回到院子里，才能从容自得，而无所惊惧。